

第十個傳統

「戒酒無名會對外界事務不作評論；因此不應該把戒

酒無名會的名字捲入公開的爭論中。」

自從開始起，從未有一個重要、爭論性的問題使A A失和。在這個呈戰鬥狀態的世界裡，我們的社團也從未對任何問題公開地表明立場。這並不是我們刻意努力獲得的品德，其實可以說我們天生就是如此。不久以前，一位元老聲稱：「我從來都沒有聽過A A成員之間激昂地辯論宗教、政治或社會改革的問題，幾乎沒有例外。只要我們私下不辯論這些事情，就有把握我們永遠不會公開地辯論。」

好像由於一種根深蒂固的直覺，我們A A成員從一開始就知道，不論有甚麼激怒的原因，在任何爭論中我們永遠不能公開地偏袒任一方。全歷史中充斥奮鬥的國家和團體，因故意或被誘使捲入爭論中而最後終於告分裂。也有許多國家和團體，在試著把自己規劃的一種黃金時代強加於人類身上的過程中，因極度自以為是而瓦解。在這個時代裡，我們已看過數百萬個人死於經濟和政治的戰爭中，這些戰爭往往是由於宗教和種族上的分歧所引發起來的。爲了決定要如何統治人類，以及如何分配大自然和辛勞的產物而再度發生的大規模毀滅，是我們面臨逼在

眼前的可能性。雖然A A就是在這種周遭的精神狀況中產生的，但靠上蒼的恩賜，A A還是鼎盛起來了。

讓我們再強調一遍，我們這樣不願與自己或其他的人格鬥，並不算是甚麼特別的美德，以致使我們感到優於別人，也並不表示，如今已恢復世界公民的資格，A A的成員會退卻負起個人的責任，而避免在當今的問題上，依照自己認爲是對的去行動。但是，對於整個的A A而言，情況相當不同。在這方面我們絕對不捲入公開的爭論中，因爲我們知道這樣做會招致這個團體的毀滅。依我們看來，A A的生存和發展遠比我們群體對其它運動所能提供的支持來得重要。對我們來說，生命全賴從酒癮疾病中康復過來，因此急需要維持我們生存方法的全部效力。

也許這一切聽起來好像A A裡的酒癮患者突然間變成愛和平的人，也已經變成一個美滿快樂的大家庭。當然事實絕不如此，我們跟一般人一樣也會吵架。在我們還沒有稍微穩定下來之前，A A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連串的大爭吵。有一位大公司的管理者，在剛剛通過了公司高達十萬塊美金的經費之後，就來參加一次A A業務會議，然後爲了急需要買二十五元的郵票費用而氣得火冒三丈。一個組別裡的一半成員有可能因看不順眼某些人試著管理組別，而憤怒地跑出去組成比較合乎自己口味的另外一個組別。有些元老在暫時變成偽善者時鬧彘扭。因爲有純粹動機的嫌疑，有些人曾受過痛恨的攻擊。雖然吵鬧聲很兇，可是我們這些不重要的爭吵從

未對A A造成任何的傷害。在學會如何在群體中共同生活和工作的過程中，這些爭吵只不過是必有的事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多數的這些爭吵都牽涉到該如何促使A A更有效率，以及該如何對最多的酒癮患者提供最大的幫助。

一百年以前在巴爾的摩市由酒癮患者創辦的一個運動，叫作華盛頓協會，差一點找到了解決酒癮疾病的答案。這個團體最初完全是由努力互相幫助的酒癮患者所組成的，早期的成員預知他們應該專心於這單一的目標。在許多方面，華盛頓協會與現在的A A很相似。他們會員的人數會超過十萬個人。只要他們曾未受到別人的干擾，而且沒有轉離單一的目標，他們有可能找到完整的答案，但其實從未發生過，反而華盛頓協會讓政治家和社會改革份子，酒癮患者和非酒癮患者都包括在內，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這個協會。譬如說，當時廢止奴隸制度是政治上很猛烈的爭論，很快就有些華盛頓協會的發言人對此問題激烈和公開地表明立場。也許此協會有可能未被奴隸制度廢止的爭論所盡毀，可是一旦他們下定決心要改革美國人的飲酒習慣，協會就毫無生存的希望。當華盛頓協會變成禁酒的運動時，不到幾年以內，他們就完全失去對協助酒癮患者的效率。

從華盛頓協會的案例中可學會的教訓不被A A忽略。在早期的A A成員仔細研究那個運動的破滅時，我們就下定決心，不能讓我們的團體捲入公開的爭論中。如此一來，奠定了第十個傳統的基石：「A A對外界事務不作評論；因此不應該把A A的名字捲入公開的爭論中。」